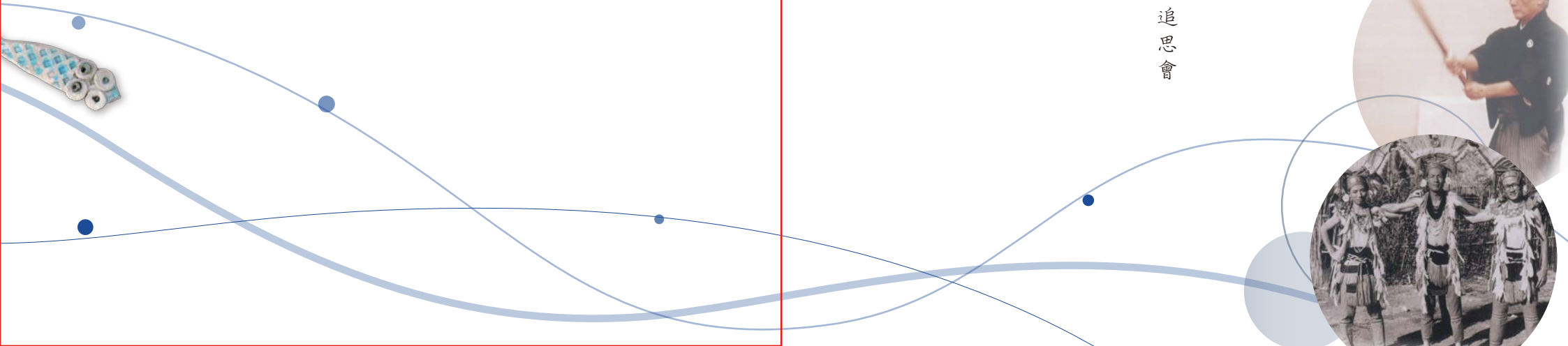


瀟灑詩人 哲學家



林 憲

教授
感懷追思會



目錄

- 3 引言
- 4 事略
- 10 研究之路程
- 12 巨星墮つ！ | 石津宏教授
- 14 林憲同學與我 | 葉英堃教授
- 17 永懷林憲哥 | 洪祖培教授
- 22 敬憶恩師 林憲教授 | 柯永河教授
- 26 緬懷恩師林憲主任 | 陳榮基教授
- 28 我的老師 我的近鄰 | 林信男教授
- 32 以畫作序的藝術家 | 賴其萬教授
- 34 憶文化精神 醫學大師 | 宋維村教授
- 36 遺愛台灣精神醫學 | 胡海國教授
- 38 文化精神醫學的導師與貴人 | 文榮光教授
- 40 蝶之夢 | 符傳孝教授
- 42 剛正不阿的良醫 | 李明濱教授
- 45 懷念林憲教授 | 黃榮村教授
- 47 感恩一位熱情瀟灑的武士 | 賴德仁教授
- 48 我對林憲教授的懷念 | 陳永興醫師
- 49 可愛、瀟灑、天真的藝術家/哲學家 | 高淑芬教授
- 53 我心目中的「哲學家皇帝」 | 吳建昌主任
- 55 從護理來的思念 | 蕭淑貞、黃瑞媛、黃珮玲
- 57 追思感言 | 褚增輝主任
- 59 具頑童之心的智慧長者 | 丘彥南醫師
- 60 永遠的家人另一種家的概念 | 張素雲社工

感懷追思會

13:30	開場致詞/長官致詞	吳建昌主任
13:50	我的老師我的近鄰--林憲教授	林信男教授 吳建昌主任
14:10	林憲教授遺愛台灣精神醫學：融合實證與浪漫的精神醫學觀	胡海國教授 文榮光教授
14:30	剛正不阿的良師與良醫	李明濱教授 宋維村教授
14:50	以畫作序的藝術家：我的老師林憲教授	符傳孝教授 賴其萬教授 陳榮基教授
15:10	懷念林憲教授	黃榮村教授 吳英璋教授
15:30	合照	
15:50	Coffee Break	
16:20	遊戲生活 - 林憲教授在宜蘭的生活剪影	張素雲社工師 陳永興醫師
16:40	追思分享	石津宏教授 葉英堃教授 高淑芬教授 洪祖培教授 柯永河教授 賴德仁教授等現場與會嘉賓
17:20	林憲教授家屬致答詞	師母及林憲教授兒女 林信男教授
17:40	總結	吳建昌主任

引言

吳建昌 主任

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林憲教授於2016年7月11日仙逝。身為臺大醫院神經精神醫學在任最久的主任，林憲教授奠立了精神醫學部堅實的科學與人文基礎，開創了司法精神醫學、社會與文化精神醫學、心身醫學等等學門，成為強化國際交流與對話的重要旗手，他的努力，讓世界各國看見在地臺灣精神醫學的成就，功績斐然。

我們感懷林憲教授之際，希望能夠秉持著林憲教授面對人生的瀟灑態度，不失童趣的藝術家氣息，結合詩畫、陶藝及精神科學論述中展現其哲學家風範，因此我們邀請目前在精神醫學界、神經醫學界及心理學界之師長，以及瞭解林憲教授的親友，於2016年10月8日下午，追憶林憲教授生平之點點滴滴，來表達我們對於林憲教授真摯的感謝。

在籌備感懷追思會的過程中，需要感謝者眾：林信男教授帶領籌備的大方向，宋維村教授的提醒我們林憲教授的風範特質，李明濱教授及高淑芬教授從科

部歷史的觀點協助，王浩威醫師提供建議並在日本協助本部致贈告別式花籃，吳佳璇醫師提供建議、協助與家屬聯繫並訪談葉英堃教授，黃宗正醫師與廖士程醫師提供建議，王秀枝心理師訪談柯永河教授，徐智罡醫師訪談洪祖培教授，薇理姐身為林憲教授多年秘書適時提供資料與回饋，吳佩怡小姐與林文智先生在行政上的協助，終於讓整個追思會的規劃順利完成。而各位師長同仁願意賜予追思文稿照片，出席感懷追思會，在此代表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對您獻上最崇高的謝意。

「哲人已逝，典範依在」。在耙梳林憲教授的文物過程中，我才逐漸瞭解到林憲教授的豐富面向，在其看似嚴肅的臉龐之下，有哲學之思、果決之志、詩畫之意、浪漫之心，必須集合眾人之力，才能讓後人較為瞭解林憲教授。衷心希望，本次的感懷追思會能夠達到這樣的目的。

- 1925 ● 出生於汕頭市，房林生塗，林劉炎之次男，原籍台北州父任汕頭博愛醫院專員。長兄林宏出生於1923年
- 1928 ● 大妹林貞惠出生於台北市，當時全家暫回台灣
- 1930 ● 二妹林淑慈初生於汕頭市同益西巷
- 1931 ● 全家再度暫回台灣，居住建成町 | 念大正幼稚園
- 1932 ● 入學台北市建成小學校，夏轉汕頭日本小學校一年級住汕頭市銘德里 | 父開設宏昌洋行
- 1933 ● 三妹林三枝出生，以罹患天花夭折
- 1934 ● 弟林實出生於汕頭市
- 1937 ● 夏全家撤回台灣，轉入台北市旭小學校（東門國小）六年級 | 居住東門町(現永康街)
- 1938 ● 入學台北州立第二中學校(現成功中學)，任班長
- 1939 ● 父親再度單身赴汕頭從事貿易業
- 1940 ● 劍道初段，為校隊隊員
- 1941 ● 劍道二段。四妹林佐惠出生
- 1942 ● 全島中等學校劍道比賽，獲冠軍，代表台灣隊參加東京神宮競技場舉辦全國中等學校劍道比賽
- 1943 ● 入學東京府立高等學校理科乙類 | 為劍道校隊隊員 | 留下三首高校「寮歌」歌詞
- 1945 ● 入學北海道帝國大學醫學部，第25期。
- 1946 ● 回台灣，轉入台灣大學醫學院三年級 | 主編班雜誌「曙光」全家集合於台北市永康街，父親在汕頭之事業破產為橄欖球及足球之校(院)隊隊員
- 1947 ● 住進醫學院學生宿舍，從事文藝活動

- 1948 ● 參加台大精神科舉行之安平地區精神疾病罹患頻度調查
- 1949 ● 畢業台大醫學院，並進入神經精神科任固定實習醫師作霧社地區現住民精神健康預備調查參加南澳地區泰雅族精神疾病罹患頻度調查
- 1950 ● 任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助理住院醫師，參加霧社地區泰雅族精神疾病罹患頻度調查作 | 精神鑑定第一例，帶動，司法精神醫學
- 1951 ● 結婚 並居住台北市永康街參加牡丹社排灣族精神疾病罹患頻度調查
- 1952 ● 長女林蘭香出生 | 任神經精神科住院醫師
- 1953 ● 參加南昌五峯地區賽夏族精神疾病罹患頻度調查任神經精神科總住院醫師 | 參加南勢阿美族精神疾病罹患頻度調查
- 1954 ● 次女林慧玲出生 | 任神經精神科主治醫師
- 1955 ● 升任神經精神科講師 | 哈佛大學麻薩諸塞綜合醫院研究員(WHO獎學金)
- 1957 ● 任台大醫學院神經精神科代主任
- 1958 ● 長男林楨瑩出生 | 參加於馬尼拉舉辦第一屆亞洲心理衛生及家庭研討會
- 1960 ● 升任神經精神科副教授 | 受日本北海道大學醫學部醫學博士稱號
- 1961 ● 主持木柵地區精神疾病15年追蹤調查 | 跑內政部社會司辦理創辦中華民國神經精神醫學會事宜 | 任常務理事
- 1962 ● 離婚 | 服役軍醫六個月 | 劍道六段段位證書
- 1963 ● 主持木柵地區精神生理反應流行病學調查參加於東京舉辦日米合同精神醫學會
- 1964 ● 加奈大瑪基爾大學亞蘭紀念醫院文化精神醫學科研究員參加於瑞士舉辦第16屆世界心理衛生聯盟大會
- 1965 ● 美國國立衛生署心理衛生研究院客座科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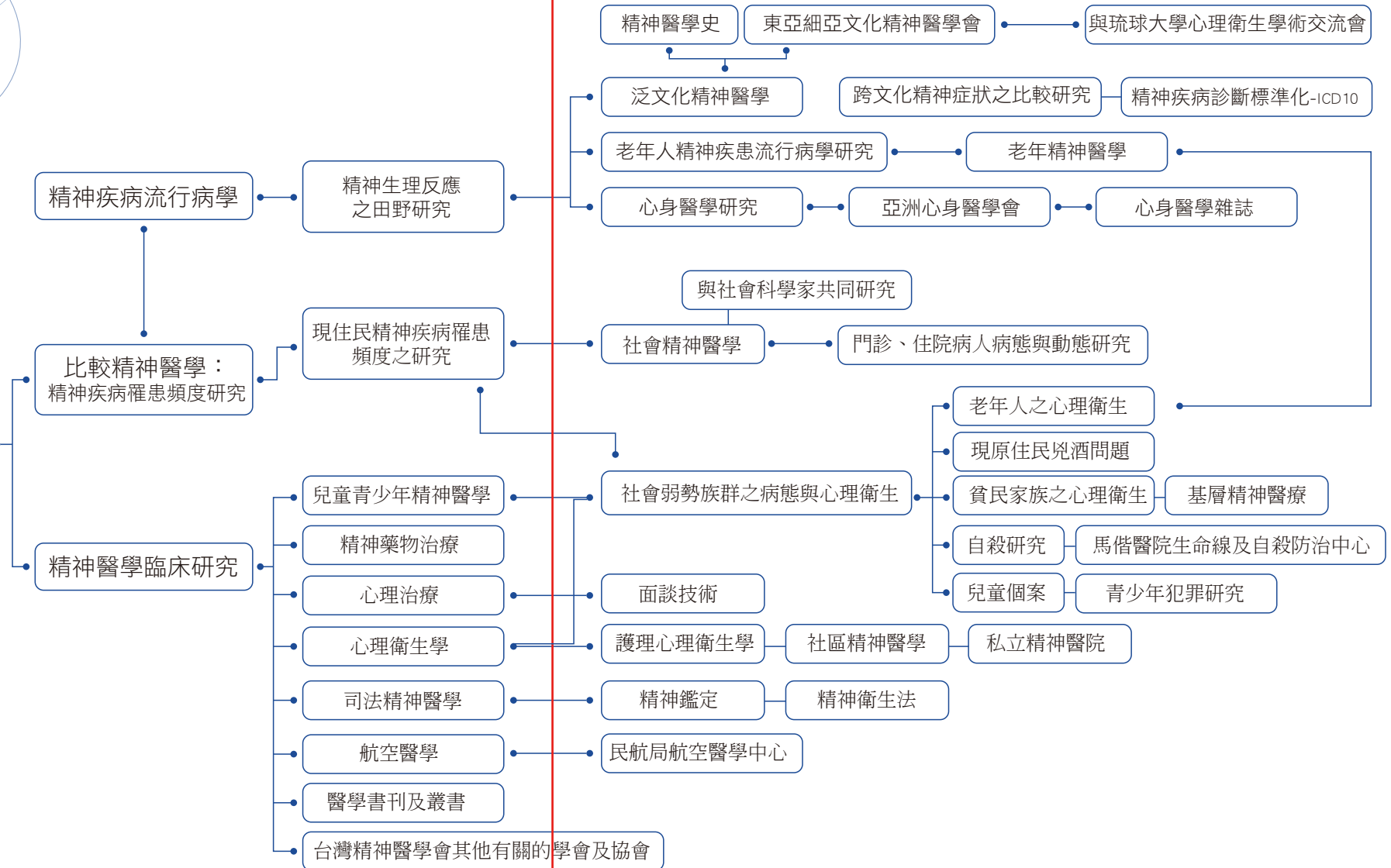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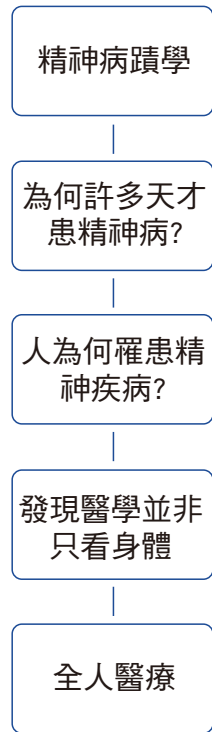
- 1966 ● 任神經精神科主任 | 帶領精神科日間留院業務 | 主持日台住院精神患者精神症狀之比較研究 | 參加夏威夷舉辦第一屆東西研究中心亞洲心理衛生會議
- 1967 ● 協助台北仁濟院之醫療與訓練業務 | 遷居台北市寧波西街
- 1968 ● 升任神經精神科教授 | 台北市衛生局及台灣省衛生處心理衛生委員會委員 | 協助建立台北市立療養院 | 主持住院醫師心理治療研讀會及個案指導
- 1969 ● 計劃出版神經精神醫學叢書(共出版10冊) | 協助交通部民航局航空醫務中心業務 | 協助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及生命線業務 | 協助建立台北市立仁愛醫院精神科。
- 1970 ● 任中華民國神經精神醫學會理事長 | 協助鐵路醫院行車安全計劃業務 | 參加奧地利舉辦民族認同研討會
- 1971 ● 參加東京舉辦WHO第七次精神疾病診斷分類及統計研討會 | 中央警官學校犯罪與矯治組碩士班開課高級精神醫學 | 協助省立台南醫院新設精神科 | 劍道教師稱號證書。
- 1972 ● 創立中華民國神經精神醫學會會報 | 出版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25週年紀念刊
- 1973 ● 參加在夏威夷舉辦第126回美國精神醫學會並在溫哥華舉辦太平洋環精神醫學教育計劃會 | 出版日文詩集「愛しき故里」
- 1974 ● 與楠真須美結婚 | 參加在溫哥華舉辦太平洋環心理衛生計劃會
- 1975 ● 創刊中華民國神經精神醫學會會刊 | 參加墨波隆舉辦第一屆太平洋區精神醫學大會
- 1977 ● 參加在夏威夷舉辦第六屆世界精神醫學會 | 參加在京都舉辦第四屆國際心身醫學大會 | 再度協助台北仁濟院之醫療與訓練業務 | 協助國泰醫院精神科之醫療業務。
- 1978 ● 當代醫學社出版「精神醫學與社會」

- 1979 ● 次女林慧玲進修瑞士
- 1980 ● 參加在馬尼拉舉辦第二屆太平洋區精神醫學大會 | 參加第二屆印尼神經、精神、神經外科大會
- 1981 ● 長子林楨瑩進修美國 | 參加市川市舉辦第一屆日本社會精神醫學大會精神科專科醫師第001號。
- 1982 ● 出版教科書「臨床精神醫學」。
- 1983 ● 參加在大阪舉辦第11屆日本精神病院協會精神醫學大會 | 遷到台北市仁愛路二段
- 1984 ● 參加在東京舉辦第一屆國際心身醫學會亞細亞部會大會 | 完成撰寫衛生署衛生心理叢書全20冊
- 1985 ● 長女林蘭香進修美國 | 參加第四屆南非國家精神醫學大會達班並作七所大學精神科三週巡迴演講 | 中華民國老年醫學會理事 | 出版健康世界叢書「心路與心病」
- 1987 ● 創刊中華精神醫學雜誌(現台灣精神醫學雜誌) | 協助羅東博愛醫院新設精神科
- 1988 ● 參加1862屆、1863屆東京大學醫學研討會，並作東京地區三所精神醫學研究所巡迴演講 | 中華精神醫學會心身醫學研究小組召集人 | 開催東京銀座RAHAO畫廊「詩與繪畫的談話」展
- 1989 ● 創刊心身醫學雜誌(共出版九卷)
- 1990 ● 主持台北市舉辦第三屆東亞文化精神醫學研討會，任同學會會長
- 1992 ● 主持在台北市舉辦第五屆國際心身醫學會亞細亞部會大會，任同部會副會長 | 出版日文第二詩集「蝶の夢」
- 1993 ● 於東京舉辦第九屆日本STRESS學會學術總會作演講 | 任中華精神醫學會司法精神醫學研究小組召集人，並發刊通訊(共出版五期)
- 1994 ● 在旭川市舉辦第八屆日本心理腫瘤學會作演講 | 在東京築地國立癌中心作演講

- 1995 ● 教育部全國屆滿40年之資深優良教師服務獎章。
- 1996 ● 林憲教授退休紀念夫婦油畫陶藝展於台北市阿波羅大廈 | 任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 | 遷到宜蘭縣礁溪鄉同時遷到日本千葉縣旭市
- 1998 ● 於台大醫學院二號館修復啟用紀念展中展出「林憲教授看台灣精神醫學」。
- 1999 ● 完成出版「心病五帖」(健康世界社)
- 2000 ● 台大、琉大兩醫學院學術交流協定訂結中擔任代表 | 主持台大、琉大精神醫學與心理衛生學術交流會議(第一屆於台大醫院舉辦)
- 2002 ● 在台北市舉辦第十屆亞細亞心身醫學會中任名譽會長
- 2003 ● 停止診療業務
- 2004 ● 出版「文化精神醫學の贈物」(東京海鷗社)
- 2007 ● 出版「文化精神醫學的贈物」中文版(心靈工坊)



林憲研究之路程



巨星墮つ!

石津 宏

琉球大学名誉教授
アジア心身医学会副理事長
日本心身医学会名誉会員
沖縄心身医学会名誉会長
沖縄心身医学協会顧問

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元主任林憲名誉教授には、去る7月11日(月)15:00PM日本千葉県において91歳の生涯を終え、天寿を全うされました。先生の在りし日を偲び、謹んでご冥福をお祈り申し上げます。

先生は戦前、台湾で日本人として生を受け、日本人として成長し、北の大地、北海道帝国大学医学部に学び、終戦後は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で教職につかれ、第2代精神科主任教授として多くの有為の人材を育てられ、台湾精神医学の重鎮としてその発展に偉大な貢献をされ、その功績は輝かしいものであります。また、先生はアジアでも早い時期に日本に続いて台湾心身医学会を設立され、1992年には第5回アジア心身医学会を台北市で盛大に挙行されました。そして10年後の2002年には、先生の高弟の李明濱教授が会長として第10回アジア心身医学会を台北の地で主催され、多くの成果をあげられています。先生はその後も、アジア心身医学会の顧問として長年にわたり、アジア心身医

学会の発展に尽くされています。

また、先生は台湾と日本の掛け橋として、終生ご尽力され、とりわけ沖縄との間には、毎年相互訪問学術交流会を始められ、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精神科と私たち琉球大学医学部精神衛生学教室との学術交流は20余年にわたりました。

これを基に、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と琉球大学医学部の間には学術交流協定が締結され、さらには国立台湾大学と琉球大学の大学間で姉妹校協定の成立に至りました。

実は、琉球大学医学部との交流協定締結の前日、お母様が台北で百才の長寿を全うされ、亡くなられ、当日は告別式だ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交流協定の調印式に臨席のために沖縄を訪問されたとうかがい、頭の下がる思いでありました。

台湾と日本という2つの母国への先生の並々ならぬ熱い思いに感動いたしました。

台湾大学において、旧台北帝国大学時代の精神科の診療カルテを全て



大切に保存されておられ、また、旧台北帝大時代の歴史的な文化財を、記念館を中心に守って来られました。台湾の心と日本の精神を大切にされた先生に心から厚く敬意を表しますとともに、これまでの温かい親交に感謝し、ここに謹んでご冥福をお祈りいたします。安らかにお休み下さい。

合掌

写真説明

前列 左端 | 林 憲 名誉教授

前列 右端 | 石津 宏 教授

前列 右2番目 | 大鶴 正満 名誉教授
(琉球大学医学部創設者、初代医学部長)
(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第1期卒業生)
(東寧会会員)

口述 | 葉英堃
撰寫 | 吳佳璇

一九四五年十月，我離開台南老家，向剛掛牌的台灣大學(原台北帝大)報到。

回想那風雲變色的一年，二十一歲的我從日本國的台北高等學校文組畢業生變成軍人，經歷戰敗，又變成中華民國的國立大學醫科學生。

兩年後，也就是一九四七年離校的，被視為台大醫科第一屆畢業生(原帝大第九屆)；四八年是第二屆(原帝大第十屆)，接下來就是我這屆，四五年入學，四九年畢業，共六十餘名，網羅了終戰前畢業於台灣及日本兩地舊制高等學校，或曾就讀帝國大學及醫科大學預科的台籍子弟。

林憲同學原是北海道帝國大學醫科生，一九四六年回台後轉入我們班。由於他一開始未住校，加上參加社團不同，兩人並沒有太多交集，只記得他熱衷劍道、橄欖球及足球等體育活動。

直到升上大三，我被推舉為學生

文化委員，籌畫多種文藝活動，包括舞台劇，才注意到林憲同學的編劇才華。印象最深的兩部戲，一部改編自法國喜劇作家莫里哀(Moliere)名作《神經質的男人》，由我粉墨登場，飾演優柔寡斷，疑似慮病症的男主角；另一部則是改編日本作家倉田百三的著名小說《出家與弟子》，由黃伯超同學擔任主角。

無論是林憲、黃伯超、甚至我本人，絕大多數師生，當時都不諳作為國語的北京話，日語演出，更能增進演員和觀眾的交流。連畢業論文寫作，也是日文。

林憲和我的論文指導老師，都是精神科林宗義教授。彼時，林教授是位三十不滿的「人氣」教師，吸引許多學生追隨他，到台南安平進行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林憲同學也因此在我家住上幾天。

然而，林憲和我不同的是，他並

未利用一九四八年夏天親自參與的安平調查資料寫論文，反而別出心裁，論述德國文豪歌德(Göthe)的精神狀態如何影響創作。我以為，這是台灣第一篇病誌學(pathography)論文。

一九四九年夏天，我們順利取得醫科文憑，並同時申請至台大神經精神科受訓。那年共收了三名應屆畢業生，另一位是林鴻德。

趕在八月一日正式上班前，我完成了另一件人生大事，和劉心心女士結婚。林憲同學等四人專程南下，擔任我的婚禮伴郎。有話直說的林憲，事後向我抱怨，為何指定穿白西裝，害他從台北搭夜車南下時，每過一個山洞就擔心一回，生怕火車頭一路吞吐的黑煙鑽進車內，燻黑特地訂做的衣服，壞了同學的終身大事。

這正是典型的林氏風格，竹を割ったよう，待人處世像剖竹子，數十年不變。

一九五四年，林憲和我同時完成了一年固定實習醫師(fixedinternship)與三年住院醫師訓練。由於早年的臺大醫院，每年每科只有一位總住院醫師，林宗義主任得在兩人間做選擇。

住院醫師員額隨年資遞減的編制，不知在多少年輕醫師心裡留下疙瘩。想想當年若非林主任要我晚林憲一年升總醫師，已經是三個孩子父親的我，也不會在一九五四年七月毅然赴美進修；而林主任直到我動身前夕，仍不放棄遊說，希望我循林憲模式，先當總醫師，再拿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公費出國。

和林憲二度成為同事，已是一九五六年末，我因教育部「鼓勵海外學人回國條令」，為台大精神科多掙了一個主治醫師缺。又經過三年努力，林憲、洪祖培和我三人，同時向日本北海道大學提出醫學博士論文審查，且

順利通過，故自一九六〇年起，陸續升任副教授。

早在我等專業未臻成熟的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由於林宗義主任投入WHO業務甚深，常常出國，大夥兒得學著「當家」。一九五七年，林宗義主任正式指定林憲代理科主任，我負責兒童心理衛生中心(兒心)業務。直到一九六五年，林宗義教授確定出任WHO日內瓦總部心理衛生部門主管，林憲翌年真除科主任後，指派出國專攻兒童精神醫學的徐澄清，接任兒心主任。然而，當年的兒心不只是兒心，更是執行聯合國China 20計畫，甄選心理衛生專業人員出國培訓的中心。已赴日內瓦任職的林宗義教授得知，對林憲的人事安排稍有微詞。

一九六七年，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市長高玉樹為提升精神醫療水準，向台大借將，邱仕榮院長屬意我出任，並責成林憲與我前往「台北市立精神病養護所」勘查，發現遲未啟用的養護所，實已淹沒於荒煙蔓草間，看了令人倒抽一口冷氣。由於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半年的訪問學人行程已定，我趕在出發前，給市府回了幾項

建議，像是養護所必須從社會局改隸衛生局，從收容導向轉成積極治療等。豈知一九六八年八月返國後，衛生局王耀東局長多次來訪持續勸進，林憲主任也表達支持，幾經考慮，我同意借調兩年，去為改名成「台北市立療養院」的養護所打基礎。

當初連作夢都沒想到，兩年的借調會變成二十年的承諾。我在院長(1969-1990)任內，除了全心全意將市療打造成首都的精神醫療研究教學重鎮，更和林憲等昔日台大精神科同事，共同推動精神醫療網、催生精神衛生法，並建立精神科專科醫師制度等工作。儘管心照不宣，兩人間微妙的「競合關係」持續存在，直到陸續淡出專業舞台。

一九九六年一月，林憲教授退休。我受邀參加紀念活動，欣見老同學夫婦連袂展出油畫陶藝，深信浸淫於藝術世界的兩老，將有豐富無比的退休生活。而今，共同打過美好的仗的七十年老友，已跑盡他當跑的路，同為台灣戰後第一代精神科醫師，謹以此文，向林憲同學遺眷楠真須美女士，以及三名子女，致上最深的慰問。

永懷林憲哥

我認識林憲，是從台北第二中學時代開始，在學籍上林憲教授早我一年，都在同一個學校念書。那時候還在日治時代，劍道是學校的必修項目，與體育科是分開的；印象很深的是，他的劍道，在中學時代就很突出，是台北二中的「五劍俠」之一。那時上軍訓課時，林憲負責擔任排長，帶頭帶指揮刀，非常帥氣！。可能因為從小接受日式教育的關係，林憲教授的日本語標準又流利，沒有台語腔調。林憲教授這個人，如果用日本話來形容，可以說是「阿莎力」；做事大方，不拘小節。而且他多才多藝，對文學、小說、作詩都很喜愛，也非常羅曼蒂克。

在我當intern的時候，因為林憲大我一年，在學習、工作上，他也照顧、啟發我很多。後來我與他曾經一起參加霧社文化調查隊(註：於1949年，台灣進行台灣山地原住民精神疾患頻度研究，於八月做霧社泰雅族之

口述 | 洪祖培
紀錄 | 徐智罡



預備調查)；跟他的關係，也是在霧社調查隊期間建立的，那時候吃、住、調查都在一塊，也常常會互相討論。林憲教授後來對山地原住民文化很關心；高山族民謠也會唱、也了解他們的飲食、禁忌，對山地文化很有興趣。除了原住民文化之外，他對日本文化方面也了解很多。也許這也是開啟他之後研究跨文化精神醫學的契機。他的paper很多在做山地人的alcoholism，以及相關的迷信與妄想內容。後來也就研究到有名的「Koro」，以及somatization。



這張照片是1951年9月15日，我R2時候照的。照片上前排由左至右是R林憲、CR陳錦清、R葉英堃；後來由左到右是AR1洪瑞崧、徐澄清、AR2洪祖培、AR2李茂松、AR1吳繼起。當時唯一的專任教師林宗義教授去美國，陳珠璋是兼任講師。當年住院醫師制度是金字塔式的；AR1有3人，AR2有2人，R3有2人，CR是1人。愈往上，住院醫師就愈少。徐澄清小我一級；我R3時，林憲教授是CR。看照片上，那時候大家都很纖瘦；那是台灣經濟還依靠美援的時代。那時留在台大醫院繼續執業的是林憲、葉英堃、林鴻德。接著林憲教授做CR的就是我。1950年之前還沒有住院醫師制度，陳珠璋教授就職時是助教身分。

那時候當住院醫師，也沒有分什麼上班下班；不值班也幾乎都住在醫院。可以說是名符其實的「Resident」，要回家休息睡覺還要特別請假，所以那時候幾乎沒什麼人要做住院醫師。陳珠璋教授比我大三屆，一畢業就來精神科，當時就沒有當Resident，去其他醫院任職。Resident是training中的醫師，性質與勞工不同。那時在精神神經科病房，還看得到典型的catatonia的病人；抑制期的病人會維持一個姿勢，一發作就是三四個小時；把枕頭拿掉，頭還維持枕在枕頭的姿勢(phantom pillow)。那個時候會看到catatonia病人，一直臥床，會僵直到沒辦法飲食、上廁所的地步。病人在興奮期的時候，會有攻擊性與暴力行為，如在廁所手拿木棍預備打人；護理師會通知我們，通常林憲教授就會主動找我去幫忙，會拿一個大的風衣去把病人包起來，送回病房裡。

印象很深的是，還在顧病房的時候，曾經有個VIP妄想發作來住院；也是不配

合醫療，但因為他原本有地位，又強壯，很多人就不敢去約束。當時不像現在使用藥物可控制暴躁、興奮狀態，但已經有很多其他的治療方法。那個時代有很多罹患neurosyphilis(神經性梅毒)的病人，關閉收容於萬華的仁濟醫院，在病房冬天會不穿衣服，大小便隨地排泄，當作食物吃，整個病房臭味滿溢。因為該醫院沒有精神科專科醫師，台大醫院高天成院長會派本科住院醫師支援，去那邊看診只給付車馬費。那個時候生活過得蠻艱苦的，剛好還遇上台幣的通貨膨脹，買東西帶鈔票是要扛一整個布袋去的。

精神科以前大致分四種治療；ECT(日本叫EST)、insulin shock therapy、fever therapy、prolonged sleep therapy。四種療法都需要住院才能做；以前住院，一個病人可以住到五六百天。那時候ECT可能一星期做兩到三次，那時做的過程，病人seizure中的不同狀態，引發了我之後對neurology的興趣；



insulin shock therapy則是要找一天，要當天的值班醫師，很早起床做；先觀察病人physical的狀況，看能不能做；然後打藥，讓病人呈現低血糖狀況二到三小時，病人會血糖降低、流汗的狀況，期間護士和醫師都需要一直觀察，這之中對consciousness的觀察，也啟發了我之後在神經學上的研究。Fever therapy是用來治療neurosyphilis；那時代penicillin還很昂貴。以前最開始是用malaria，但後來因為危險，改用使用硫磺做成的藥劑，將其磨粉後IM注射，使溫度上升；有一段時間用typhoid vaccine。也是需要治療幾個course，三四天一次。prolonged sleep therapy則主要針對mania或schizophrenia的興奮狀態；會使用一些鎮靜藥物，使病人白天的時候也在睡眠狀態，持續約兩星期。在執行這些治療的過程中，啟發了許多我對神經學的興趣，也常常與林憲一起討論。

林憲教授這個人，注重實際操作勝過理論；不計較小節，也很樂於指導學生。那時候有空我們會打桌球、橋牌、下棋，下棋和跳舞也是他教我的。

在工作之餘，我們也會一起打麻將；他打起牌來也是如他的性格一樣，出牌一向都乾脆、俐落。那時候互相稱呼，我都叫他"ken醬"，他會叫我"sobai" (祖培的日本話)。林憲教授結婚跟我的日期差不多；新婚旅行我就與他兩對夫婦坐卡車到竹東那邊玩。他的跳舞也是很厲害，什麼舞都會跳，非常romantic！文筆文采也很好，哲學的書不講，看了很多書，也會借我。

林憲教授後來對跨文化的精神醫學以及文化人類學相當有興趣。林憲教授的第一任太太是原住民，也與他後來投身文化人類學也有關係。林憲教授在國際精神醫學中第一個提出了「Frigophobia」(畏冷)的概念，看到有些病人，大熱天還會裹著一堆毛毯，他就感到相當有興趣；後來跟我一起討論出「Frigophobia」這個名稱，也發表在國際期刊上。他對cross-culture特別有研究；而這樣的人文精神，後來也由不同的人接棒。司法精神醫學後來由林信男接棒；psychosomatic一開始我研究了一些，後來由李明濱接棒。林憲教授後來也做很多epidemi-

ology和culture psychiatry。徐澄清則投身child psychiatry。我後來主要研究neurology；neurology在approach病人，診斷、檢查的方法上，是比較偏Physical層面，精神科approach病人的方法上，比較偏meta-physics層面一些。在日本時代，大家對精神科的概念，就是看瘋子的；後來日治時代晚期才開始有台灣第一家精神病院。當然，到了現代，精神科也愈來愈多進一步的研究，實質的研究大腦功能，目前的觀念也就不像過去一樣，像分physical和meta-physical一樣分的那麼開了。

後來林憲教授當主任的時候，我負責管腦波的部分，當然也對腦波相關的神經學很有興趣；那時候也與他常常討論相關的新知。那時候除了腦波之外，電腦斷層(CT)也還沒有問世；腦波檢查也不只針對epilepsy，許多中風的病人也會安排做腦波。後來神經部門診獨立出來，針對epilepsy病人獨立出來看。累積一段時間後，才開始創立neurology program。後來臺大醫院蓋了新的病房之後，才分成神經科病房和精神科病房。那時也剛好遇到藥物治療新一波的突破：那時候

我們許多人，就把chlorpromazine、carbamazepine，甚至說Ritalin、Artane、TCA等藥，從日本引進到台灣來，也才開啟精神神經科新一波的治療。

大約十年前，就一直想要找時間與他見面；但因為他現在的夫人是日本人，他也長久住在日本，一直都沒有機會。之前他與太太回台灣時，我曾經帶他在台灣到處晃晃。他曾經說過幾年後可能回台灣住，到那時再約見面；沒想到，轉眼間就沒機會了。兩年前他原本跟我說要回台灣，但後來因為身體因素而取消，現在想到，還是覺得遺憾。相處中，我一直很喜歡他的個性想起過去還在工作的那段時光，無論在公在私，我跟他相處的時間可能是最久的。突然聽到他的過世，感覺就像失去一個大哥，相當難過。現在回想起來，雖然已有時日，但，依然懷念那段時光。



柯永河

就從好久以前的事說起

第一次遇見林憲醫師是我大三或大四左右的時候。那時，他和陳珠璋醫師及心理系的鄭發育教授有一些學術上的溝通交流，例如，對Rorschach test都有興趣。不知他們的哪位申請到研究計畫的經費，研究對象是原住民，主題是原住民不同族別的文化差異、酒癮的盛行率，以及各族別文化受平地人文化影響程度(acculturation)；班上有六名同學參加，參加者都有責任分配。我分配到的是管經費如何運用。那一次，還有另一個主要目的是到南部幾個原住民部落進行Rorschach test，所以在一個月中都在這些部落裡來來去去，最後才落腳在台南市。到了台南市時，林醫師就訴苦說：「好久都吃得不太好，因為柯永河把帳管得太嚴了，究竟現在錢還剩多少？」。我算了一下，知道還剩不少，林醫師則說：「這樣的話，今天我們就在台南沙卡里巴大

吃一頓好了」。我當時覺得像是被罵了一頓，管錢緊是因為怕到了行程最後沒錢可用，不如先苦後樂較好。那時感覺到林醫師不欣賞我的用心良苦還要罵人。至於後來那些Rorschach測驗資料如何整理，我是不太清楚。印象中，在十張Rorschach卡片上原住民看到的以動物的內臟或骨骼居多，和平地人很不相同。

第二次碰到林醫師是我大學畢業後可正式到台大精神科工作的時候。那時，科主任是林宗義教授，他安排了林憲醫師督導我的臨床心理工作，因為林醫師了解Rorschach test的用法，也比較了解臨床心理學領域的種種。林醫師很樂意也很熱心督導我。當時，他有個較大的辦公室，旁邊有兩個小房間，我就被分到其中的一個工作室，若有關 Rorschach 測驗的問題時我就隨時找林醫師討論。林醫師常會買一

些關於這測驗的新書，新書一到他就先看，然後告訴我拿去看。當時除了他沒有別人可以請教，所以從林醫師那兒可說我學了很多。

另外，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那時在科內每週有科會，其內容包括行政事務及個案討論；林醫師要求我一定要對要提報的每個個案，事先就作好該做的各項測驗，也要寫好報告而且要和他先討論好後才提出報告。我也很認真地作好他所吩咐的。所以，每次科會時，林主任聽了我報告後就點頭表示肯定，林醫師坐在我旁邊每每也都欣賞地說報告得不錯。

在某一年夏天裡的某次科會裡發生一件趣事；那時，午餐後大家會在病房西側的外面庭院和病人一起作當時瘋行的團體遊戲比賽；參加比賽的人要用木槌把一顆比棒球略大的木球打進球門。當時我因還年輕很會流汗。有天，玩完了那個木球比賽後，我汗流很多，汗臭味

也很重。科會開始時，林醫師依慣例坐在我旁邊，聞到我的汗臭味後他就不客氣地說「柯永河，你個人衛生做得不好」；我當時當然深感尷尬，與會的人都偷笑了；所以林醫師是個直言不諱，個性開放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要說的話就會直說。還好，他欣賞你的時候也是如此直說。

不知從哪裡聽來的，後來我知道林醫師是善於劍道，也精於繪畫，日文也寫得一流好，可說是文筆並茂；雖是一位精神科醫師，他卻兼有高度的文藝素養。他愛美也會追求美的人與物。因我和林醫師幾乎是同個辦公室，當時有個護士小姐，身材修長，臉蛋可愛，她常去找林醫師，兩人聊起話來，有說也有笑。我覺得她長得真可愛，是追求的好對象；在那個時候，科裡的復健活動負責人，偶而會從外面請舞蹈老師來教病人跳舞。很多科裡的工作人員都高高興興地下池學跳，也

叫我要學習舞步。那時我剛步入社會不久，算是不折不扣的一位社會新鮮人，為人仍頗閉塞，但因為有不少人勸我，所以最後只好勉強上舞池學，沒有想到老師稱讚說我舞姿很好看。受了稱讚，信心湧起，所以我也很想邀請常找林醫師的那位可愛護士當舞伴；但勇氣不足，想歸於想，遲遲不敢，覺得她既是林醫師的舞伴，最好不要，免得……在科會時我常坐在林醫師旁邊，有一次他從側面看我，而後說我側面輪廓很清楚，畫起像來，一定很好看。但說歸於說，他後來並沒幫我畫。在此，我要特別強調的是林醫師不但是精神科醫師，對美術及文藝也有深入的素養，而且也有武士的劍道精神，這是我對林醫師擁有的一種難抹滅最深刻的印象。

工作上，林醫師給我提供不少有形的幫助之外，在我能認識到我太太方面也提供了無形但實質的幫助；我剛畢業時對於臨床工作的事，不像現在臨床組研究生這樣有一年臨床實習的機會。而作這種工作的人當時稱為「心理工作人員」，所以，當時我白天

工作，晚上自己要念專業書，之外還要製作測驗工具，以便加強仍弱的臨床工作能力；例如自己要從外面買材料回來，鋸成積木把它做為智力測驗的一部分，而利用晚上的時間，給積木塗上紅與白顏色。所以我常以辦公室為家；有個禮拜天我在外面吃完午飯回來工作室時順便買橘子回來；在工作室吃橘子時，有兩位護生不先敲門，不客氣地就開門闖進來。看到在室內的我後才趕快道了歉關上了門。當時，其中一位護士後來就成為我的太太。那位護士偶而會到心理系圖書室借書，而當時的心理系圖書室小姐告訴我說，有個護士小姐（亦即她）常來借書與還書，所以她就告訴那位護士小姐以後找我幫她還書就可以了。那位護士後來就不客氣地找我替她還書。就這樣我開始認識我太太，也就這樣林憲醫師的辦公室無形中成為一個橋樑，亦即“銀河”，讓我和那位小姐演出牛郎與織女的民間“七夕”故事了。

另一件事更強化了我的感受認為林醫師是位個性開放，敢罵敢愛敢要，

有話直說的人；出國拿到學位回來後，我在台大醫院的職位升為技正，所以醫院總務處就調高我的物質待遇，送來一套全新的傢俱，新椅子、新桌子。那時我的辦公室緊鄰在林醫師辦公室旁邊，而林醫師已升為主任。有天，林主任看到我的新桌椅比他的好很多時，就說「新的我要，和我舊的換過來好了」。他說要換就換了，我對這，一點怨言都沒有，因為林主任是我尊敬的老師與上司；但沒有問我的意見，說要調換就換掉，我對他的說了就做的作風，印象又加深一層。

我的結婚在美國求學時由幾位同學祝福下就舉行了，而結婚登記，就回國後才補辦。這項登記要由證婚人和父母蓋章。那時我立刻想到的是請林醫師當證婚人。對此，林醫師也很樂意，雖然沒有看過我太太長的如何，一口就答應拿出印章在證書上幫我蓋章。這說來對我幫忙很大，不必東跑西跑，對林醫師的這項幫忙我心中一直很感謝。

另一方面有一件事我對林醫師感到很對不起。那是因我判斷錯誤所引起，本來認為那是好意，但後來才知道我那樣做是犯

了天大地大的錯！我在當心理衛生協會理事長一職時，一心一意要推動心理師法。該時，擔任協會監事的一位先生建議說先擬一個研究方案向衛生署提出申請，先建立一套精神或心理衛生法，而後把它當為母法再擬一套心理師法。研擬心理師法時，在委員會中要邀請若干人在內：包括心理學、精神醫學、社會工作學，以及法律學領域的人，當時我想找林醫師但又怕這個委員會事情龐雜，會開很多次的會，怕使林醫師太忙，所以基於怕他太忙而最後就沒有邀請林醫師加入。我想我的這個判斷錯誤可能觸怒了林醫師，他和我的關係後來就逐漸冷淡下來，當時我也不知這是為什麼。有次在衛生署開會他當主席時，就反對我的提案，並說「此案不討論」，就否決了該提案。我才覺得前述的那件事觸怒了他，後來兩人關係就無法回暖到以前了。這是我的唯一遺憾，一直到現在耿耿不寐。

數天前，驚聞林醫師在日本過世，對於來不及對林醫師說謝謝過去的教導與照顧，感到萬分的不捨與遺憾！

緬懷恩師 林憲主任

陳榮基
周照芳

我們夫婦先後進入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工作，照芳於1964年進入台大護理系擔任助教，負責精神護理教學，因此很多時間在神經精神科學習與帶學生。榮基於1965年進入台大神經精神科當住院醫師。因為當時科主任林宗義教授經常出國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活動，科內業務大多由林憲教授負責，後來林宗義教授離職專任WHO顧問的工作，林憲教授接任主任。有六年以上的時間，是我們的主管及重要的指導老師。



感謝林宗義主任爭取美援，為臺大醫院蓋了兩層樓的兒童心理衛生中心及六層樓的精神科大樓。病房主要設在四五樓，二樓則是辦公室研究室。除了主治醫師有辦公室，住院醫師也每人有一張辦公桌可以使用。當時是台大醫院住院醫師唯一有辦公室的科。因此晚上很多住院醫師都會留在二樓辦公室念書整理資料或聊天。林憲主任有時晚上參加宴會，回家時車子經過中山南路/常德街口，他曾經告訴我們：「看到二樓辦公室燈火明亮，人影走動，他知道住院醫師都還在醫院」用功」，甚感欣慰！」

醫學的發展，分科越來越細，原來合在一起的神經精神科(Neuropsychiatry)，逐漸有分成精神科(Psychiatry)與神經科(Neurology)的趨勢。於是我們也發生了神經科”吵著要分家”的問題，當時科裡有五位精神科教授，只有一位神經科教授，神經科是弱勢，

常常覺得有被”壓迫”的感覺。跟我同一年的四位住院醫師，三位選精神科，我一個人選神經科，也是”弱勢”的一邊。常常可以看到神經科與精神科主治醫師們的”吵架”或”對罵”。感謝林主任及幾位老師都很愛護我，並沒有”壓迫”或”排擠”我，最後還讓我擔任總住院醫師一職。在完成住院醫師四年訓練後，科裡沒有主治醫師的缺額，林主任還同意我暫時轉到剛成立的復健科去當主治醫師，感謝復健科連倚南代主任的指導，讓我學了不少復健的學問，還派我出國到黎巴嫩參加WHO的復健醫學訓練班半年的課程。一年以後，順利轉回神經精神科擔任主治醫師，但每週仍參加復健科的教學討論會。再過一年，在神經科洪祖培教授的安排下，留職停薪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神經科擔任住院醫師進修兩年。回國後升任神經精神科講師，在林主任任內終於協助洪祖培教授，完成分科的工作。非常感謝林主任的容忍與

玉成，順利完成了分家，我也正式成為神經科的主治醫師及講師。

林主任喜歡劍道(けんどう)(kendo)，劍道是由日本武士發展出來的運動，除了技術的學習以外，更重要的是傳承武士們的忠誠、勇猛、遵守規則、重視尊嚴聲譽的精神。林教授雖然沒有教我們練劍道，我也沒有看過他的劍道表演，但在言行舉止中，他似乎以潛移默化的作用，或多或少的將劍道的精神傳給長期在他身邊學習的學生。好像他也不會大聲罵人或批評人，可以說是一位”君子”的典範。

我們夫婦，有機會作為他的學生和同事，真是三生有幸！

林信男

接納我進入台大精神科

1970年我服預備軍官役期間，因為我家庭經濟的情況，我想優先選擇當時住院醫師待遇比較好的馬偕醫院，請求林憲教授幫我寫推薦信。面試時馬偕醫院告訴我，該院精神科尚未正式成立，我需先在內科受訓。我就回去申請台大神經精神科住院醫師，於1970年7月開始接受住院醫師訓練。我的同班同學賴其萬醫師也是當年和我一起進入台大神經精神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那一個時期，台大神經精神科總住院醫師只有一個名額，所以當我進入第三年住院醫師後，我跟賴其萬醫師說他比較不需要顧慮台大醫院低薪的壓力，應該由他留下來當總住院醫師，我要另謀出路。沒想到有一天林憲教授把我們兩人叫到主任室，告訴我們他已經向醫院爭取到兩個總住院醫師名額，要我們兩人都留下來當總住院醫師。當完總住院醫師，我

們兩人一起任升任主治醫師。成為我在台大精神科的近鄰

1975年林憲教授卸下神經精神科主任，他的研究室也從精神科大樓的二樓搬到三樓，我的研究室則在二樓。我常常上三樓他的研究室向他請益。除了事先約好的見面，更多的時候是我想放鬆休息一下時，臨時打個電話給林教授就上三樓找他。除了討論學術研究及公務外，也常天南地北聊生活，談時事。有時林教授會請他的助理薇理女士給我一杯咖啡、茶或點心，讓我享受下午茶或下午茶！1979年底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林憲教授知道我的四弟林弘宣列名叛亂「八大寇」被定罪。在台大醫學院及醫院我被情治單位列入特別關心的名單。林憲教授擔心我會受到不合理的干擾。一直到1985年我升等台大醫學院教授，他才鬆一口氣。1996年建國黨成立，李鎮源教授被選為黨主席。為了支持李

鎮源老師，我填了入黨表格，沒想到建國黨公布的組織名單中，政策委員會列了我的名字（其實從建國黨成立及之後的所有活動我都沒有出席）。因為組織中有不少台大教授，經過校務會議特殊一群人的策動，學校通過一項決議，行文榜上列名的教授要在台大教授和建國黨職務中二選一。林憲教授從媒體知道這個消息，跟薇理女士提起他為我擔心。

林憲教授平常講話聲音不大，他的語言思考又似乎是日語系統，加上他有時會有點跳躍式的講話，所以當他以華語和別人對話時，有些人會感覺抓不到他的重點。林教授的日語不論講或寫都遠比他的華語好很多。林教授常用日文寫詩，前後出版兩本日語詩集（愛しき故里/蝶の夢）。女詩人陳秀喜以為林教授也會寫華語詩而曾邀請他加入詩社。另外林教授曾告訴我一個在喜來登大飯店發生的趣聞。林教授曾多次安排國際友人住該飯店，有一次林教授和師母去該

飯店接日本來的教授，偶然聽到櫃台小姐彼此的對話說：「這個日本人娶了一個台灣婆仔！」

林憲教授在據理力爭時，聲音卻是非常洪亮。我記憶深刻的兩次事件是當年他在精神科大樓二樓主任室電話中與台大醫院院長的爭辯，聲音之大幾乎整個二樓的人都能聽到。一次是當時台北地方法院剛成立少年和家事法庭，請台大醫院推薦醫師當顧問。林憲教授向法院推薦我去擔任顧問，院長認為不宜推派年輕主治醫師去，林憲教授堅持精神科推薦的是適當人選。院方最後同意精神科的推薦。另一次是為了某件精神鑑定案子，台北地方法院要求鑑定醫師出庭。當年多數精神鑑定是委託台大醫院鑑定，若每件鑑定案都要出庭，那擔任鑑定的醫師恐怕要花很多時間出庭而影響其在台大醫院的工作。因此台大精神科都以即已給書面鑑定書，請法院提出尚需釐清的部分，由醫院以書面回答來

處理。多數情況都是以不需出庭作證解決。可是那一次的案件不知是何緣故，法院一再要求鑑定醫師要出庭，到後來法院公文甚至提到若不出庭就要拘提！事後，林憲教授告訴我，當時醫院院長電話中拜託精神科派醫師出庭，院長說台北地方法院院長親自打電話請醫院幫忙這件事，不派人去會傷和氣。林憲教授大聲回絕，並用力掛斷電話。

活出浪漫灑脫的人生

1983年林憲教授搬來台北市仁愛路和我住在同一棟房屋。我們兩人可說是在職場和住所都成為近鄰。從觀察林憲教授的作息，我很佩服他的體力和毅力。林憲教授通常是過了午夜後，在夜深人靜時開始寫詩或作畫，可是第二天他總是能準時到醫院上班。林憲教授曾說過他從小喜歡的是文學和藝術，但為符合父母的期待而習醫。可是林教授沒有放棄他的興趣，念日本東京府立高等學校時期曾寫下三首高校「寮歌」歌詞。念台大醫學院期間繼續從事文藝活動，擔任班上的「文藝部長」，主編班雜誌「曙光」。

這個班刊還曾經以大畫家廖繼春的畫作封面。原來班上有一位同學廖述仁是大畫家廖繼春的兒子，林憲教授央求廖述仁向父親索畫作封面。林教授後來一直珍藏這兩張只有一張明信片大小的原著。到晚年林教授更是從心所欲，騰出他最好的時段持續他最有興趣的文學和藝術創作。使林教授能數十年不間斷地從事醫學並同時投入文學和藝術創作，除毅力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他的好體力。林教授從早年就展露運動方面的才能。他15歲就拿到劍道初段而成為校隊隊員，隔年升為二段，1942年獲全島中等學校劍道比賽冠軍，並代表台灣隊參加東京神宮競技場舉辦全國中等學校劍道比賽。1962年獲頒劍道六段段位證書。此外，林教授念台大醫學院時期，是台灣大學橄欖球和足球校隊隊員。這些運動給林教授在體力和毅力上奠定很好的基礎。

林憲教授早年並沒有購置房屋，所以都是租房子住。後來他的中學時期同學在宜蘭礁溪蓋溫泉別墅，以特惠價格說服林教授買了一戶。因林教授

和師母都喜歡打高爾夫球，所以林教授也買了一個高爾夫球場球證。當年高爾夫球場球證及房地產價格好的時候，曾經有人跟林教授說恭喜他的球證和房子漲價。林教授瀟灑地回答說擁有這兩樣東西只是為了需要使用它，漲價或跌價對他而言都一樣。我和林教授在仁愛路做鄰居十幾年，常常在週末或假日，天還沒亮就會聽到有人開車來接林教授和師母去打高爾夫球。林師母在台灣的日僑婦女中是高爾夫球的佼佼者，常常在日僑比賽中得獎。林教授可說是浪漫灑脫的人，不太重視存錢置產，但注重生活品味。林教授會向我們家介紹日本飲食習俗，告訴我們台北那家的鰻魚飯最道地。他說日本人新年不煮東西，吃預先準備好的冷食。他曾連續幾年元旦從喜來登桃山日本餐廳訂傳統日式新年食物禮盒送我們，但我們家實在不會欣賞此種冷食。林教授搬來仁愛路時，我們家小孩還是小學生，但很享受林教授招待的法國料理。當年有一位法國料理餐廳的大廚是法國人，太太是日僑，是林師母的高爾夫球球友，我們去吃飯時那位大廚會出來和我們聊聊。可惜後來

那位法國大廚無法適應台灣的氣候，幾年後就回法國了。

我永遠的近鄰

我何幸有林憲教授做我在精神醫學的良師，特別是在司法精神醫學和老年精神醫學對我的啟蒙。我更感激他在各方面對我的關懷，特別是在我面對重大壓力時助我站穩腳步。遠親不如近鄰，林憲教授在我的生命中於公於私都是叫我永遠懷念感佩的近鄰。



以畫作序的 藝術家： 我的老師林憲教授

我與林信男教授是1969年畢業的同班同學，我們服完兵役，同時在1970年進入台大神經精神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當時的科主任就是林憲教授。後來內人張燕惠醫師（1971年畢業）也進入神經精神科當住院醫師，我倆都對林教授都有很深的印象。他與一般臨床科的主任非常不一樣，他沒有什麼架子，也不落俗套，與其說是醫師，倒覺得他更像是個藝術家。他喜歡繪畫，看書。他平常笑容可掬，但有時卻會愁眉深鎖，陷入沈思。他說話聲音不大，常常參雜幾句日語，有時自己說著就自己笑起來，而我有時完全聽不懂，但看到他的笑容，也不自覺地想笑。他表面似乎和氣待人，但當他認為不對時，他絕對不會妥協。我記得有一次在精神科門診，有一位外省籍的病人，鄉音很重，很難了解，而這人十分急躁，好像是要求診斷書，但林教授不同意。於是病人開始咆哮，

賴其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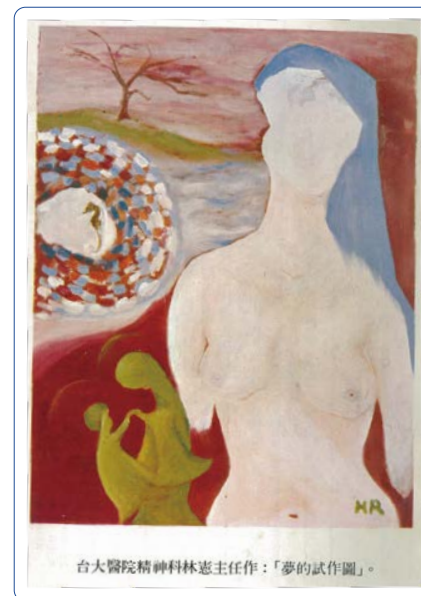
突然間，林教授拳頭大力打在桌上，用日語罵聲「清國奴」，而這病人好像聽懂日語，就不放過他這句話，差點動手打起來，事後我才聽說林教授年輕時，是劍道高手。

我對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當符傳孝醫師（1972年加入神經精神科住院醫師）與我一起完成佛洛伊德的巨作「夢的解析」的中譯本時，我們邀請林憲教授幫我們作序。他說他可以嘗試以夢為主題，畫一張畫來為我們做序。我們都知道林教授很喜歡畫圖，但我們從沒有看過有人以畫作序，所以我們是既興奮又好奇地期盼看到他獨創風格的「序」。終於有一天，林教授告訴我們他終於畫出了他稱之為「夢的試做圖」的序。我們迫不及待地跑到主任辦公室，看到了這張林教授獨樹一幟，前所未見的序。我們在「譯序」寫道：「……更感謝精神科林憲主任費了幾個晚上積心求夢，而為我們畫了



一張『夢的試做圖』，作為non-verbal的序。」

我依稀記得當時他只是微笑著盯著自己所畫的這張圖，但從來沒有親自解釋過他到底做了甚麼夢，圖中代表的甚麼意思。翻看這本書才發現這本書出版於1972年，而這四十幾年來，我不知有多少次看著林教授的「序」發呆，而發現



我對這圖的聯想隨時間而異，而這不正印證了夢的解析沒有一定的客觀嗎？

這本書的封面是由新潮文庫的張清吉老闆挑選名畫家達利以「夢」為主題的傑作(左圖)，而與林教授的畫序(右圖)相得益彰。

宋維村

年青時被文化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叫做“小男孩”的林憲老師，雖以台灣流行病學研究開始，縱觀其一生的研究、著作及教學，顯示出文化精神醫學是他最喜愛、投入最多、最有成就的。學生有幸，1971年林憲教授擔任主任時進入台大精神科為住院醫師、開啟我三十多年在台大的服務。1991年我擔任精神科主任時，林憲教授帶領胡海國、鄭泰安、文榮光和我加入東亞文化精神醫學會，在台大醫學院舉辦第三屆會議，之後每二年，林老師都親自帶著我們參加在南韓、日本、和台灣輪流舉辦的會議，一直到退休時堅持改為榮譽會員，讓後輩可以接棒。2001年在日本舉行的第八屆會議，林老師還親自報告台灣的憂鬱症，作為我們這些學生的好榜樣。在這些年的近距離接觸，觀察到老師深厚的學問、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作學問和為人處事原則、像日本紳

士的謙虛有禮（林老師是劍道高手）、照顧和體諒我們這些學生、以及和師母的恩愛，是我這個學生望塵莫及的。

第一年住院醫師開訓不久，林老師帶著我們作精神狀態檢查訓練，使用P S E為工具，他先示範面談一個病人，要我們學習勾選P S E的各項症狀，然後跟我們逐項討論。之後由每一個住院醫師在林老師和同僚的觀察下，訪談一個病人，接著大家評量各項症狀，然後老師和我們討論。我們很快的在各個症狀都和老師評量相當一致，除了敵意這一項，老師評的總是比我們高，因此我們幾個住院醫師在私底下開玩笑說，老師可能對敵意特別敏感，所以這一項的評分都比我們高，因此我們很快的就把這一項評分向老師的方向調整。

林老師帶領我們心理治療讀書會。每星期五下班後，林老師帶領我們閱讀伍伯格的心理治療術一書，這本書

非常厚，每一章都有幾十頁。雖然同事符傳孝和林克明都翻譯了心理治療的重要書籍，可是讀心理治療術一書，對我們來講還是一知半解，尤其是在辛苦了一星期的傍晚，有時不免打盹，老師並沒有特別要求我們。林老師在台大推展心理治療，有非常重要的開創和啟後的貢獻。

在這裡再談一個小故事。在住院醫師時，有一次以前在台大協助職能治療的加拿大籍老師來訪，林老師要帶領他們到北海一週，就問我們有沒有人要加入。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就帶著家人一起參加這個活動，活動結束時我要把一天的費用給老師，老師說沒這回事，”我們精神科的規矩是最年長的出錢”。我除了感謝也不知所措地接受老師的招待。從此我知道台大精神科的傳統，不管是吃飯坐計程車，都是由資深的付錢。我想這一方面當是當年薪水微薄，資深的教授收入比住院醫師高一些，因此由資深的

老師出錢是老師體恤晚輩的做法。另外一個理由可能是：若由年青的搶著出錢可能會產生巴結師長的現象。台大精神科的這個傳統是非常好的，希望台大人一直保留這樣的傳統。

謹記和林老師互動的幾個經驗，感謝老師的教誨。

林憲教授遺愛 臺灣精神醫學

融合實證與浪漫的
精神醫學觀
臺灣精神醫學的
思想家

胡海國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

林憲教授如是說：「生在一個變動的時代，身處世界精神醫學邊陲，還得運用多種語言，社會正急迫需要精神醫療的服務，所以社會—文化精神醫學自然成為他精神醫學生涯的主軸」。

雖然，林教授站在歷史的必然，取人生之偶然，選擇他的專業領域，他的視野涵攝歷史、社會與人的要素，他審視精神醫學的本質，把生命應用在最需要、最有意義的領域，也就是社會—文化精神醫學。我以為這是林教授熱情、浪漫的精神醫學觀，有效活出他生命的熱力，造就林教授生命的整體性與超越性，這也是我長年與林教



授相處，取之不竭的心靈動力來源。如同林教授的畫作與書法，「出汗泥而不染，展露那超越世俗的價值」。

自1960年代以來，林教授懷著日本精神醫學的描述性實證精神，以台灣社會變遷因素為主軸，探討台灣漢民族與原住民族精神疾病盛行與症狀表現的精神病理變異現象，並就社會變遷的文化價值傾向，以跨文化角度解釋心身症 (psychophysiological disorder) 的文化病理機轉。林憲教授認定此為臺灣精神醫學實證取向的研究傳統。

在1980年代前期，根據DSM-III診斷準則的診斷會談表 (DIS)，本人和葉英堃教授進行全台灣後續性的所有各類精神疾病在不同社會型態的盛行變異。此外，在1980年代後期與1990年代，有幸與林憲教授一起致力於全台灣精神科住院病人的多面向流行病學研究，探討了急、慢性病人之臨床、社會、家庭病理，住院合理性、床位

瀟灑詩人哲學家 | 林憲 教授

遺愛台灣精神醫學



化價值取向及「化個體為一體」之融合性心靈。我體會這種具高度與廣度的文化內涵之觀察與瞭解，正表露林教授為醫的熱情與超越，我稱此為林教授浪漫情懷的極緻。我個人用心思考的天人合一觀精神病理理論模式，與融合『神經科學與台灣三教合一

分布恰當性，並分析住院病人死亡率增加與思覺失調症病人在冬春季出生率偏高之病理因素。此乃展露了不同世代的描述性實證流行病學研究，深化台灣精神醫學研究的實證精神取向。

令我感受最深的是林憲教授對華人文化 (Chinese ethno-culture) 的細緻觀察與體會。他以融合性心靈 (synthesizing mind) 來瞭解華人融合儒、道、釋三教合一的文

文化』的精神健康理論，及據以推動的大眾精神健康知能提昇，也屬於同一脈絡。

我認為林憲教授，是融合實證精神與浪漫情懷的臺灣精神醫學的思想家 (a thinker)，他不只是一位學者 (a scholar)。他給臺灣精神醫學一個開拓性的視野，值得後學者的關注與體認。

文化精神 醫學的導師 與貴人

文榮光

高雄市中心診所院長

從台灣精神醫學史的角度來看，林憲教授是卓越的開拓者之一。也是在近半世紀前，台灣政局動盪，風雨飄搖，人才外流時期，憑著鋼鐵意志，坐鎮台大精神科的定心丸。

有倖成為林憲教授的學生之一，也是文化精神醫學專業人員之一，筆者懷念他，既感恩，又敬佩。今簡單摘要分享下列四點心得：

第一，在我擔任住院醫師時，受到他的學術研究著作與教學引導的啟發，使我投入文化精神醫學的相關研究與教學，受益良多。第二，在我南下高雄發展，以及出國進修文化人類學，然後回國貢獻所學的學術生涯中，曾獲得他的提拔與鼓勵。在遭遇困難與



挑戰時，例如，有龍發堂的研究，也曾受到他的支持與肯定。第三，他是台日韓東亞文化精神醫學會（East Asian Academy of Cultural Psychiatry, EAACP）1987年成立的創始者之一，也是台灣分會的會長。想起他二十多年前率領台灣四位年輕一代的精神科醫師去日本與韓國以文會友的愉快時光，令人難忘。第四，從他在2007年所出版的中文版專書：文化精神醫學的贈物：從台灣到日本，可欣賞他用詞遣字精準明確，實証論述切中要害，如同他身懷高段劍道的一流功夫，令

瀟灑詩人哲學家 | 林憲 教授

文化精神醫學的導師與貴人

人敬佩。

他在該書中文版作者序中的末段，類似結論的提醒：文化精神醫學的研究主題中，最重要者在於傳統文化價值系統的認同與文化適應力的關係。他也指出：在當今社會趨向全球化的潮流中，面對源源不絕的生活壓力，對個人、家庭、及整個社會而言，「能增進個人適應能力的關鍵，仍在於以傳統文化價值觀為主的支持系統。」換言之，整合全球化精神醫學，與植根於本土文化身心靈療癒的理論與臨床實務，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發展的方向，特別是本土心理治療的領域。

至今，我在行醫時，仍時常想起上個世紀林憲教授關於心理治療的一句含有禪機的話：「邀請你的患者坐下來談，好嗎！」如今一個世代之後，在他離開我們時，這句話仍然值得回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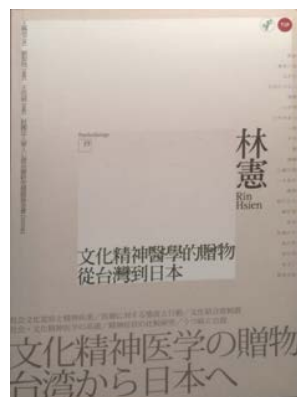


符傳孝

2012年10月23日我趁醫學院畢業40年同學聚會返回臺大，有幸在精神科二樓林教授辦公室遇見老師伉儷剛從日本回來。林教授是我醫學院的導師，住院醫師時的精神科主任，幾次回臺都遺憾見不到他。



很高興他從書櫃里拿出兩本書簽送給我。一本是“文化精神醫學的贈物—從臺灣到日本”，由日文翻過來，主題是“泛文化精神醫學”，其中也刊載了我在精神科見到印象深刻的畏寒症，縮陽症病例。



另外一本是他日文的詩集-“蝶之夢”讓我想起“莊周夢蝶”。封面右邊是他年輕穿著山地裝的照片，書本一打開就是毛筆寫的日文詩，我猜是“去年像泡沫般消失----”，還有蝴蝶迷戀糖水的插圖。可惜那時沒來



得及要他替我翻譯。這本詩集想是他年輕時的熱情，沒有好好請教。如今天人相隔，再沒機會聽到他那溫柔夾著音韻的話語和笑容來細述歲月的留痕。

剛正不阿 的良醫

李明濱

林教授是位相當關心病人的良醫；在民國65年，我進入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民國69年改為精神部)當住院醫師以來，林教授一直堅持台大醫師兼醫學系教授最重要的本職，是要以病人服務為第一優先，同時再考慮教學與研究。四十年來，「照顧病人」為第一優先，已深植腦內。林教授對我的影響相當深遠，第二年住院醫師的心理治療督導讓我熟悉精神動力診斷分析、精神鑑定實務與督導讓我體會醫學與法律之整合與應用。林教授也很強調社會民眾及精神科同仁的教育，長期下來對於當代醫學雜誌、以及健康世界雜誌都積極投入，把當代精神醫學的重要議題，能夠以簡單、明瞭、易懂的的用詞寫成科普文章，分別出書。猶記我在第二年住院醫師的時候，就是在林憲教授指導下，完成我人生的第一篇精神醫學論著，於「當代醫



懷念 林憲教授

黃榮村

學」雜誌刊登精神疾病的遺傳學研究。當時我們也充分體驗到老人是未來醫療社會裡的重要問題，所以在林教授的指導下，完成第一篇精神醫學研究論文，就是追蹤精神科門診裡老年人的精神問題之特性，以及治療上相關的議題。

民國69年底，我升任精神科的教師以後，在林教授的鼓勵下，以心身醫學為主軸，選定到美國羅徹斯特大學進行跨國文化的比較研究。在林教授的推薦下，後來順利申請到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獎助，如期於民國71、72年在美國進行相關的比較研究。回國後，也特別以精神官能症為主題，繼續探討心理社會因素與性格如何影響精神官能症的形成，以及治療後的成效。

民國77年，林教授還特別在中華民國精神醫學會裡首度成立了心身醫學學術分組，當時我擔任分組委員及擔任執行秘書，當時在林教授的領導下，定期出版心身醫學雜誌，整合台灣地區有志於心身醫學領域專家共同發表實際工作經驗及研究之心得報告，對於台灣地區的心身醫學發展，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林憲教授於中日合作交流貢獻極大，除了定期帶領我們心身醫學領域同仁開會以外，林教授也在台灣召開世界心身醫學會亞細亞分會，接著爭取並促成2002年亞洲心身醫學會於台北舉行，在林教授的指導下，台大醫院精神部與日本琉球大學長期以來都很好的學術交流合作。

憂鬱症與自殺防治是林教授時常與我提及的問題，在我擔任精神醫學部主任的時候，我們也跟隨林教授的腳步，創立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接著為了自殺防治服務品質的提升，也創立了台灣自殺防治學會，並協助政府成立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回想起來，若聚焦於心身醫學，林教授在我的人生歷程裡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雖然林教授已不在，但他靦腆的微笑與關懷，以及沉靜、堅韌、剛毅的精神，一直都長留在我心中。在這個特別時刻，追念恩師，除了感激並緬懷林教授的愛心與貢獻外，也衷心禱祝師母與眷屬都能事事順心、平安健康。

我想在此提出三點經歷來懷念林憲教授，他真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人

1. 林憲教授曾是我的 蒙者。我們在台大唸書時，同屬大三的醫學系與心理系有定期的月會，由胡海國與我負責聯絡。後來請林憲教授同意我們在旁觀診，並安排訪視一位有paranoid症狀的僑生及其家人，他說昨天晚上晉見毛主席（那時正是大陸文革剛開始，毛澤東思想盛行之時），慰勉有加……。之後參加精神科的case conference，林教授透過現在大概已經不做的誘導方式，讓我們在現場清楚看到什麼叫做regression（一種defense mechanism，也最能描述當時最流行小說「麥田捕手」主角的行為）。這些對我而言都是第一次經驗，到現在時隔40多年，都還歷歷在目。雖然我不是走臨床的，但當年仍是精神分析鼎盛之時，讀心理系而對精神病理與佛洛伊德沒興趣，那是不可思議的。那個

年代，biological psychiatry 還在萌芽，就像心理學的學習與記憶實驗研究，仍以功能走向為主流，生物與分子層次都還在起步階段一樣。

林教授的離去，大約象徵著佛洛伊德對台灣曾有過全面影響的世代，即將過去。2000年諾貝爾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Eric Kandel（1927年出生），是與林教授大約同時代的人，他也是因佛洛伊德之故立志當精神科醫師，見證了那個世代的風光與衝突，現在仍是少數的堅定支持者，但這個世代也一樣快過去了。我們無限懷念，並感謝在我們仍然有信仰的時候，有機會受到他們的指導與啟發。

2. 林憲教授也曾是我的前輩同事。很神奇的，40來年前到民航局航醫中心當統計學與心理學顧問，每星期去半天，林憲與洪祖培教授已在那邊，都是大前輩，正當壯年之時。鄭文思、戴榮鈴、何邦立先後當主任，張光蘊飛將軍是督

導人，那時黃妙珠醫師也在那邊。在陳美智居中協調下，我們一齊出版不少神經心理測驗與飛航人員性格的論文及專輯。當然也有觀點不同弄到吵架的，之後一齊搭計程車回去，我先在中山北路下，到哥倫比亞餐廳聽胡德夫等民歌手唱歌，他說下禮拜要再來喔，下次見面就心中全無芥蒂了。就這樣連續好幾年，一直到後來出國才停止。現在想想，這段時間真的是我人生中很具有啟發性的年輕歲月。

我那幾年與他常有來往，發現他在精神上，是深入劍道與武士道的修練者；在學術上則是個銳利的人，聰明而且專注，是一位敏感的觀察者與銳利的分析者。我想他的同事與當時精神醫學界的年輕世代，一定會覺得他是個銳利又有主見的學術及臨床教授。

3. 最後談談林憲教授的文藝情懷。他在1972年時任台大精神科主任，替賴其萬與符傳孝翻譯的「夢的解析」，仿西班牙畫家達立畫夢之畫風，畫了一幅「夢的試作圖」；後來他送我一本日文詩集，裏面有好幾幅他的畫作。在我剛到中國醫藥大學擔任校長時，出了第一本詩集，想都有

快20幾年沒見面了，很懷念他，就請陳端代送「當黃昏緩緩落下」這本遲來的詩集，過一陣子林教授來電說讀出詩裏面的寂寞。他其實是個寂寞但溫暖的人，我想送他一首1972年寫的「時間」後半段：

走在這條枯了幾枝楓葉的
有點微風的路上
不必揮手
只須輕輕一點頭。
此刻已是黃昏 夾著
蔚藍如洗的落寞。

面對時間的流逝，我們不免孤單寂寞，但是心中還是一片寧靜，有時還帶著溫暖。謹以這首詩為林教授送行。

感恩一位 熱情瀟灑 的武士

我雖沒有直接受教於林憲教授，但深深景仰林教授的學識淵博與為人處事，他的離去，真是令人遺憾。林憲教授生長在動盪的大時代，在中國汕頭出生，讀台灣的小學及中等學校，又到日本就讀高等學校及北海道醫學院，戰後再返回台大完成醫學院學業，如此的人生歷練，讓他兼有台灣人的憨厚及日本人的武士道人格特質(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克己)。林教授真是天縱英才，不只是一位優秀的精神科醫師，更是文武雙全的才子，曾獲得全島中等學校劍道比賽冠軍、台大足球與橄欖球校(院)隊員、主編班刊、創刊中華民國神經精神醫學會報、創刊中華精神醫學雜誌、創刊心身醫學雜誌、並在退休時與夫人共同在台灣及日本開油畫及陶藝展。

林憲教授師承林宗義教授，念茲在茲的是如何發展台灣的精神醫學，他在學生時代即參與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社區研究，並多方與國際學術團體交流，也到美國(Harvard)與加拿大(McGill)接受進一步的訓練。林教授做事態度非常積極熱情，當仁不讓，可以說是台灣精

神醫學會諸多學術委員會之先驅，包括：老年精神醫學、司法精神醫學、心身精神醫學、社區精神醫學、文化精神醫學、精神流行病學、自殺防治及心理治療等，林教授涉獵之廣度與深度，我輩望塵莫及，真是令人敬佩。林教授也於1970年擔任「台灣精神醫學會」前身之「中華民國神經精神醫學會」理事長，協助發行學會雜誌並與國際接軌。

台大醫院精神科吳建昌主任、高淑芬教授及同仁傳承科內尊師重道的精神，為林教授舉辦隆重的感懷追思會，我想林教授如果看到這麼多學生為他舉行並參加追思會，一定會覺得很欣慰。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不捨林教授的離去。林教授的才氣、認真積極的做人處事態度及面對人生的瀟灑，值得我輩學習。目前台灣精神醫學會各學術委員會能夠蓬勃發展，真的要感謝林教授過去的真知灼見。在此我謹代表台灣精神醫學會感謝林憲教授畢其一生奉獻給台灣精神醫學界，感恩師母及家人們對林教授的支持，請您們多保重！

賴德仁

台灣精神醫學會理事長
中山醫學大學精神科教授

可愛、瀟灑 天真的 藝術家/哲學家

高淑芬



林憲教授於今年7月10日在日本千葉仙逝，留給我們無限的懷念，得知此噩耗後，我立即在臉書發表兩篇(7月12日)：
【1. 追思林憲教授(1925-2016)---感恩篇：2013年11月14日恰逢莊明哲教授榮獲台灣大學傑出校友回國接受頒獎，我特地舉行晚宴感激所有台大精神部的老

師的培植及重溫上一屆學長姐和同屆伙伴的相互勉勵、攜手成長的歲月，並且為11月份生日的老師們慶生：林憲教授、陳珠璋教授、莊明哲教授、宋維村教授、李明濱教授。當他們攜手切下生日蛋糕的歷史一刻，留下珍貴的歷史照片。感念、感謝林憲教授，希望林憲師母能節

陳永興

一個人，可見他的多樣面貌，絕不只是嚴肅的一面。

林教授台大退休後，選擇宜蘭羅東的博愛醫院，過著悠閒半退休生活，他沒有完全停止醫療的服務，和夫人住在礁溪享受溫泉和森林的蘭陽風味；我也料想不到自己竟會跑到羅東聖母醫院當了六年院長，兩家醫院就在一起牆貼著牆，偶而遇見，林教授都親切的關心我，問我工作順利否？我見林教授身體硬朗也很替他高興，沒想到後來一、二年沒再見到他，才知他和夫人搬去日本療養，最後傳來他逝世的消息，讓我惆悵不已！



我對林憲教授的懷念

我在台北市立療養院擔任精神科住院醫師期間，曾到台大精神科受訓半年，有機會接受林憲教授的指導，特別是個別心理治療的訓練。當時我作心理治療的個案，每星期和病人會談之後作成記錄，要向他報告，並請他指導和講評，由於林憲教授說話聲音很小，而且常聽不懂他的語意，我有時要半猜半推想他的意思，我當時覺得他很像日本教授用日文思考而不是中文邏輯；但後來讀他的文章，卻發現他中文也寫得很流利且思慮慎密邏輯貫通，真是自嘆不如，可能是自己程度和他差了一大截吧！

林教授不只精神醫學的著作等身，他也愛好文學，還會寫詩，而且他生活中充滿幽默，我記得他在宜蘭礁溪有溫泉別墅，曾去他那兒聚會，聽他談笑風生充滿智慧的說話，發現和他在指導我心理治療個案時，好像不是同

哀順變，所有敬愛的老師們身體健康平安快樂！2.懷念林憲教授(1925-2016)---郊遊篇：林憲教授退休後和師母旅居日本，每年回臺二次主要住礁溪，熱心於部內活動，尤其是郊遊，例如2012年11月和我們去草嶺隧道騎腳踏車，2014年11月和我們去三峽滿月園，感謝住院醫師們在林教授走不動時推著輪椅，他們好感動！在礁溪昏倒住院治療回台大到辦公室找我時，抱著我說「我好害怕喲！還好有你。」我都緊緊抱著他說：「有我在，不用怕。」他真的是位可愛貼心平易近人的老師！】

林教授對台大精神部以及台灣和國際精神醫學(尤其是社會、文化、司法精神醫學及心身醫學)的深遠貢獻是眾所皆知的。在此追思短文，將著墨於2005年辦公室移至6樓後和林教授較多相處的日子。也許是對偉人的敬畏，和初學者的關係，住院醫師時，不論是病房迴診、醫療團隊會議或是心理治療讀書會的時候，都不太能了解林教授的教學。直到10多年前搬到六樓後，才有近距離的相處聊天，

只要他和師母回台北時，必定到我的辦公室找我，那時我竟然可以完全聽懂他在說什麼：他擔心辛苦收集的病歷、文物，沒有適當的保存、整理和研究；他也分享過去台大醫院對本部的忽視，國際關係的困難，他當時如何努力的突破障礙；他也會關心我的身體狀況，每次和師母前來必定詢問我的身體有沒有好好的，即使是一個小感冒，他也會予以關心，要我多休息不能生病。雖然他在台北的時間不多，大多都在礁溪的住處，但是他特別在乎科內的年度重要活動，如R1請客、CR謝師宴、春酒等，而對近年來科部郊遊更是熱衷，對於我們細心安排的時間及交通，都很感激也很高興，尤其是近兩次的郊遊，草嶺隧道騎腳踏車(2012.11)和滿月園的森林郊遊(2014.11)，看他眼神散發出喜悅和驚奇，令我深感這樣的安排是值得的。那時他都已經快90歲了，我們陪著他們慢慢地騎著腳踏車，當然，大家都捏把冷汗。他也對於住院醫師用輪椅推著他在山上、海邊走走直說：現在的年輕醫師真的很棒、很



孝順。我想這些是台大精神部大家庭一直所保有尊師重道的傳統。如同我在7月12日臉書發表的感恩篇，我很欣慰能在2013年11月13日舉辦謝師宴，留下美好的回憶。

我也在當精神部主任任內延續，由林憲教授先導的兩個國際交流活動，第一，和琉球大學的學術交流，第二，東亞文化精神醫學會(Far East Asian Academy of Cultural Psychiatry, EAACP)，維持每

兩年由台、日、韓分別舉辦，今年9月23-25日就在成大醫院舉辦第15月的EAACP，目前會長是胡海國教授。

從林憲教授出現多次昏倒，檢查也查不出原因後，我看到他”天真燦爛”的笑容不見了，變的非常的無助、害怕，我很欣慰他都會抱著我說”怕死了怎麼辦，很焦慮”，讓我得以有機會給予關心、支持和安全感，讓他知道「有我在不必擔心」，他就覺得放心多了。林憲教授

我心目中的 哲學家皇帝

吳建昌



年紀大了，很自然的情況下離開我們，只是在他最後身體虛弱時，很遺憾沒能夠陪伴送他最後這一程。只希望林教授在天上樂土過無憂無慮的日子，不再有病痛及擔心。林憲教授這一生奉獻於精神醫學，是從來沒有離開精神部的老師，以前沒有，以後也都一直在我們身邊，他可愛的笑容永遠印在我們腦海裡。

我跟精神醫學結下緣分，始自於在嘉義的苦悶國中暑假，只能從圖書館借書閱讀，打發時間。其中，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中關於精神分析的書籍中，譯者及寫序的學者的高深知識，令我景仰，而林憲教授為其中一人，當時，我心中的想法是「有為者當如是也」，沒想到，這些學者後來大部分都成了我的老師。在臺大醫學系就讀時，我買了林憲教授所撰寫的精神醫學教科書，當時閱讀的心得是，精神醫學非常精深，對於林憲教授的文字必須反覆琢磨才有辦法理解，更強化了鑽研精神醫學的鬥志。後來跟林憲教授相處時，才瞭解到老師的日文及英文比中文好，一場浪漫的「誤解」卻成為我學習精神醫學的助力。擔任見習醫學生時，林憲教授的門診常讓我有驚艷之感。舉兩個例子說明：一位被同學欺負的少年，一語不發，一直用一隻手護著頭，尚能走動、吃東西，被帶來求診，我花了一個多小時，戰戰兢兢地

下了一個catatonic schizophrenia 的診斷，但是林憲教授聽我報了一分鐘病史，就下了同樣的診斷，強調一直將手擺在頭上，不講話，就是catatonia的症狀，而這樣的症狀目前大都只能在精神醫學史的檔案中看到了；另一個案中，病人過去在症狀的影響下，會有吃大便的行為，林憲教授竟能從精神動力學的觀點，在選藥時，以「黃色」的藥丸來成功地「提升」病人的服藥遵從性。目前新興醫學強調可以提煉健康的糞便腸道菌，轉成藥物後可治療各種身體疾病，甚至精神疾病，我回想當年不禁莞爾。而這些高度結合人文與臨床敏感度的直覺，也成為我自我訓練的圭臬。

擔任精神科住院醫師時，有幸以最資淺者的身份參加林憲教授帶領的司法精神醫學學術委員會的運作，見識到林憲教授在擬訂刑事責任能力時，對於每一字每一詞的細緻斟酌的堅持；同時，也見識林憲教授在其他領域及國際的深廣連

結，例如，日本法律與精神醫學的大師町野朔教授，率團到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拜訪就教林憲教授，允為當年司法精神醫學的盛事。我非常有幸，可以跟林憲教授共同撰寫司法精神醫學相關之專書章節，林憲教授將近90歲之際，還是拿著放大鏡一字一句仔細閱讀我的初稿，在某些地方加註他的意見，諄諄善誘提攜後進的心情，讓我非常感動。而在林憲教授最後一次參加台大醫院精神醫學會的春酒時，我剛剛升上副教授，他坐在輪椅上，問我對於未來的生涯規劃，以及他對於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的期許以及我可以扮演的角色，回想起來，滿心暖暖。

林憲教授終身以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作為志業，筆路藍縷帶領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茁壯發展，開啟了許多台灣精神醫學的次專科（司法、身心、社會文化），他的個人學術與臨床歷史，就是台灣精神醫學的歷史，更加上林憲教授在文學、繪畫、劍道、人類學、哲學等方面的精深展現，同時結合了浪漫與堅毅的元素，我忍不住想以「哲學家皇帝」來尊稱他；林憲教授在

身心靈同時的修練，早期刻苦地從事山地鄉研究（背負沈重的行李徒步深入山區），在汗珠與塵土的長途跋涉之中，奠定了台灣精神醫學研究的紮實基礎，稱他為理論與行動哲學的「平民皇帝」，我認為他當之無愧。誠如宋維村教授提醒我，林憲教授可能會問我，「皇帝？」「什麼皇帝？」即使在夢中，我都很願意跟林憲教授對話，探討「皇帝」的哲學意義。。。

從護理來的 思念

懷念親愛的林憲教授 黃瑞媛 護理長

我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就認識林教授，印象中教授對醫師們既嚴肅又嚴厲，但是林教授對我特別的親切，對我總是非常優雅的、笑咪咪的，從我和林教授賢伉儷的合照可看出，那也是林教授留在我心裡永遠的印象。

在我當護理長的時候，林教授會每週到11病房六樓日間留院開會討論個案，林教授會特別營造開會輕鬆的氣氛，規定我要準備茶點，林教授對所有提出的問題都很能聯想，大多是很有深度的幽默，但是大家都不太敢笑，我當時應該一一記錄下來的！

有一次劉黎愷醫師輪到日間留院，一來就讓7位住好幾年以上的資深病人出院，被林教授叨念了兩年，劉醫師離開後，我還繼續聽著林教授在講這件事，他說病人就像陶瓷，要慢慢的捏，但是敲碎是很快的，這句話我一直記得，對於當時我在日間留院面對慢性化病人漸漸也就沒那麼急了！

在我非常年輕時就能認識林教授與林教



授共事，實在是非常的榮幸，教授對我的包容與指導，都是我當時在日間留院當護理長最大的支持，感謝林教授，相信現在林教授也正優雅的、笑咪咪的看著我！

浪漫人文的林憲教授 蕭淑貞

說真的，已不記得大四上林教授的課及在精神科護理實習時，林教授教的或臨床討論的內容！但記得，他神祕浪漫的婚姻史，總是同學間談來談去、猜來猜去的話題，也覺得林教授真有藝術的浪漫氣質！

民國78年，我剛完成美國護理博士學位，蒙教授邀約，在其主編的心理衛生書中寫篇有關壓力與調適，提及醫護職場burn out。教授當時說，時代真不同，他們的時代是努力、再努力、沒有burn out 的觀念。相對，看現今爭取休假、勞工權益的新時代思維更不同。但願，珍重人本的核心價值、真愛永恆。

約三十年前，精神科同仁們年度旅遊的

夜晚。在大伙兒圍繞中，林教授和師母翩翩起舞，好美、好美、經典的浪漫、藝術、人文…

哲人日已遠 典型在夙昔 黃珮玲

民國72年，我從大學畢業後進入台大精神科殿堂，許多位教授老師引領我對人類精神心理與行為探索學習，這段期間的收穫成長堅定我對精神科護理的承諾。林憲教授是其中一位；民國77年，我完成護理碩士學業，有幸再回台大精神科，在6樓日間病房擔任護理長一職，當時，林憲教授負責日間病房的督導，讓我有更多的機會與他接觸學習。在那個還不知道什麼是「社區精神復健」的年代，林憲教授就帶領我們去思考病人的未來在哪裡。

記得他曾提到過，我們集資來買一個無人島，帶領病友到那裡去自給自足，讓他們有社會角色與地位！這不就是現在倡導的「賦能」概念與「家園」模式嗎？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林憲教授從不藏私，每周一次的團隊督導會議，大家擠在小小的房間，坐在長桌前，聆聽他的教導，有時天馬行空，卻又都高瞻

遠矚，對滿懷理想，正要展開助人志業的我，他無疑是我的臨床導師。只是，這緣分僅短短2年，就在我商調至成大護理系任教畫下句點，就再也沒有機會遇見他…

我印象中，林教授是眾多位教授中比較不嚴肅的一位，在他臉上常有調皮逗趣的表情，笑起來也是哈哈大笑，毫不顧他教授的「德高望重」身分，像個孩子似的！而這模樣，在他下班後來六樓接林夫人時，更是顯出他柔情的一面！林夫人常默默在陶作區捏陶，林憲教授進了6樓大門後，也是輕輕地摟一下夫人的肩膀，然後來問問我們今天工作如何？而年輕的我，看的他們一起走出病房，肩並肩手牽手，心想，將來我是否也能遇到這樣體貼溫柔的人生伴侶呢？

在林教授一生的道路上，有師母陪伴，真是幸福!! 如今，他雖先轉彎了，但一定躲在哪裡，默默等候著！



追思感言

褚增輝



聽到林憲教授仙逝，心裡感到十分難過！讓我回想起民國72年至75年間，我在臺大醫院精神部日間留院擔任職能治療師時，每週至少有一次與林教授一起開醫療團隊會議，林教授就坐在六樓日間留院會議室那個位置，參加的成員除了住院醫師數個月更換一次之外，還有護士張素、社工黃梅羹、職能治療師黃曼聰、簡彩蜜與我，另有職能治療的實習學生，會中除了

討論病人的醫療處置之外，林教授還會與我們分享他的人生哲學、社會人文及藝術涵養等等，深深感受到林教授的博學與多才多藝。在我年輕時代的那三年，有幸能接受林教授近身的指導與教誨，深刻地影響到我日後的做人處事與工作知能。民國75年4月我因職務調動至桃園療養院擔任職能治療科主任，才終止與林教授經常聚會的機會。但在民國74年

具頑童之心的 智慧長者

丘彥南



至80年間，有數次與林教授同批擔任精神科醫院評鑑委員，其中一次玉里評鑑，晚上委員一起餐會，還很難得聽到林教授很開懷地唱歌，相信台大的同仁們很少有機會聽到林教授唱歌呢！

林教授愛好藝術畫油畫，也開過畫展。林夫人愛陶藝，民國73年日間留院增添許多陶藝設備，林教授就讓夫人來擔任志工，每週來日間留院指導病友做陶及燒陶活動，幫助我們推展陶藝治療，成果很棒！真得感謝她！

林憲教授自民國69年至84年期間，長達15年在日間留院擔任醫療團隊督導，在這期間中先後受到林教授指導的職能治療師包括：劉偉民、黃曼聰、褚增輝、吳婉玲與陳晶瑜等，在這裡我代表職能治療同仁們向林憲教授表達感激與追思！

林憲教授留給我最深刻的影像是——他親切頑皮的表情與笑容！

每每回憶到林教授，他在心理治療讀書/督導會、科遊及其他輕鬆場合中所自然呈現的頑皮表情與笑容，自然就浮現在我的腦海中，而他在討論會中徐徐撫摸著銀髮思考的招牌動作，也接著出現。

在心理治療讀書會討論中，林教授以本土基地造型聯結到女性性徵以及用動物忠於人地習性譬喻患者不同的求醫慣性，對後輩有莞爾醍醐之效，至今鮮明難忘。然而，林教授在精神鑑定中的嚴謹斟酌，務實考量，又流露出治學的不同風貌。在我的住院醫師訓練期間，林教授親切熱忱的教學，帶給我暖暖豐足的感受。

林教授是性情中人，雖然率真固執時的表現容易造成氣氛一時的緊繃，但總是對事而已；某些久遠的情結，也隨著時間逐漸消融。

由於林教授，讓我在住院醫師時期認識了宜蘭礁溪、羅東、南方澳、五峰旗。

而在他退休後的持續連結努力，促成臺灣大學與琉球大學的結盟，也讓我有機會進一步認識琉球，這些都讓我的人生增添美好的回憶。

在人生旅途最後的階段，林教授仍興致勃勃地參加科遊，與大夥同樂，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他以台大精神科為家的忠誠認同與眷顧。長久以來，總是與林教授相伴相隨的師母，也曾在日間復健病房投入指導陶藝。師母的和顏，同樣是溫馨拂人，也總是在我的記憶中與林教授親切頑皮的容顏同現！

親愛的林憲教授 永遠感謝您！

永遠的家人 另一種家的概念

張素雲

在十大建設、經濟起飛年代的台灣出生的我，對家的理解就只是與我同住的家人，關心的事就只是如何考上學校、順利找到工作，成長期的我只能看到「我」，頂多在服務性社團感受一下短期的同舟共濟之感，直到民國85年進入了博愛醫院精神科才真正體會到除了有血緣的家人，還有人願意無條件的傾聽、關注、甚至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只願成就更好的你，那個人就是「林憲教授」。

教授早在民國77年開始就對宜蘭的精神醫療付出相當心力，除了在博愛醫院創設精神科門診、開啟台大精神科醫師到宜蘭的駐診，還讓他的太太「楠真須美」女士以志工的身分開始了精神科門診病友的陶藝訓練，協助建置了精神科日間病房，直到104年教授因病滯留日本才歇息。這20多年來博愛精神科歷經多位精神科醫師、



護理師、治療師，不曾離開的是教授夫妻。他們照顧的不只是精神科患者，連工作同仁皆是他們關愛的對象。博愛精神科在教授夫婦的帶領下就像家人一樣有開心出遊、節慶團聚，當然也有意見不同、枝散葉開的時候，但是他永遠為著家人著想，偷偷地幫忙。還記得那時每週四下班後，未婚的同仁齊聚陶藝教室跟著教授夫人學習陶藝，等著一起共進晚餐、聽教授講古開拓視野，年輕的同事都戲稱週四是「吃好料日」，因為教授總是海

瀟灑詩人哲學家 | 林憲 教授

永遠的家人-另一種家的概念

派地買單，所以來陶藝教室的同事橫跨精神科、復健科、牙科…。繼承教授以家為概念的精神科團隊，歷任主任也都能傳承這樣的精神，無論是到武陵農場露營還是到花蓮民宿二日遊，甚至節慶的活動總是可以見到科內同仁攜家帶眷的參與。許多離職的同仁總會透過各種管道關心科內的現況或者專程回來探視教授夫婦。

剛從大學畢業的自己，回到家鄉，懵懂中進到這個大家庭，無論是對精神社會工作或者人生的議題都不甚了解，幸



好遇見了教授夫婦，讓我學習看見自己已經擁有的資源，分享所有是比獨佔更快樂。「林憲教授」早期教導著我們精神醫療的專業，退休後示範如何有意義的生活，老化、病痛時又不吝分享對生命的反思，謝謝他讓我感受的生命的能量、家的重要。



Memo